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三

後漢

順帝

孫程等以罪遣就國周舉謂不宜忘其援立大德

目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椽人也則時稱舉為忠鯁者亦可見矣

大將軍梁商卒綱

梁商甫歿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爲梁氏竊者幾希即藉宦者誅冀實救火抱薪之爲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後自首待罪吳祐謂覲過知仁還以衣遺其父注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辜事出好名不可

為訓

种暠手劍當車目

中常侍承帝命名太子恒事也种暠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劍當車是儼然以父子為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為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桓帝

廉縣雨肉綱

當時亂政自足以名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

續漢志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馬融除南郡太守謁梁不疑梁冀詗知之諷有司

劾融貪濁注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陳蕃奏賞濫寵多以致水旱帝頗采其言目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爲鄉侯如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議賑貸其義自見

度尚討桂陽賊士卒以多獲珍寶莫有鬬志尚詭使出獵密焚其營以激厲士卒遂大破諸賊目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士出於無可如何然較項羽沈船頗爲勝之

靈帝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綱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

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遠然蕃因武雜考鄭颯雖有此

曹子何復考為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嬰禍敗不

得辭寡斷之譏矣

張儉望門投止注

張儉亡命跡類岑晊故覩之責儉與賈彪之拒晊所見

頗正夫平時既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尚不能守

其名又何足稱卒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黨錮之禍惟申屠蟠獨免目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囿於清流虛聲牵以拘牵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趙苞毋為鮮卑所刼質苞出戰破賊目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

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言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者卒用藉口為苞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有可憐憫而不可竟以不知義罪之矣

段熲以阿附王甫自殺目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為然究失卓志矣

帝寵張讓趙忠等目

呼常侍爲公毋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

王允得張讓賔客書與黄巾交通帝責怒讓竟不

能罪讓以事中允目

黄巾約封爵等爲内應其言猶出於張角弟子至王允

奏上張讓與黄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立寘於法乃反

信讒罪允是眞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爲

失寛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綱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獻帝

蔡邕議省和安順桓四帝廟號目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攷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邕汲汲請去已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為耳所謂逸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夏曰毋為小人儒

孫堅破董卓卓欲與和親堅拒之目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滎陽未免言大意誇其實别有所圖也故操敗而堅勝

朱儁就李傕之徵謂欲乘傕等之間以濟大事注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庸兒小豎變難可乘乃反為刼質大言不慙莫甚於此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綱

虞號為寛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不遠又何至興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袁紹圍臧洪使陳琳招之不從城陷洪被殺曰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云云義正而辭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曹操殺董承綱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名正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田豐說袁紹乘虛迭出以困曹操注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瑩三駕敝楚之術同瑩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袁紹殺田豐注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定議勿遣曰

瑜不獨持論儁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追攻袁尚袁譚至鄴郭嘉請緩之以待變曰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

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曹操攻鄴袁尚使李孚入城注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為操軍紀之疎其見淺矣

烏桓欲助袁尚復故地曹操以田疇為鄉導擊破

烏桓熙尚皆被殺目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高蹈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尚隱遯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魏崔琰毛玠並典選舉曰

六計弊吏以廉為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龎統勸劉備取益州備言我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曰

凡事與操相反雖為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龎統之言自是達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罕不為孑莫執

中之流

曹操攻孫權權呼劉備自救備請劉璋益兵曰

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為之經畧操至濡須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詞劉璋無能爾時若聽龐統上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英雄亦實内怯宜其聽中計耳

劉備孫權分荆州綱

荆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備不能辭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卒綱

綱目於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迂甚

蜀漢

昭烈帝

魏主丕與吴中大夫趙咨問答注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已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决裂好名之舉紛如

魏楊彪自以漢室三公辭魏太尉之命及是為光禄大夫目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

而死乎觀其於光禄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尚得謂無虧全節耶既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魏主以吳不遣任子怒欲伐之劉曄言不可倉卒

目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注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葢時當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

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帝禪

諸葛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目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韝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

廷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吳主與太子親受田曰

楊顒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李平以罪免官諸葛亮與蔣琬書言平腹中有鱗

甲不圖復有蘇張之事注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

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詼諧

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魏主叡將伐蜀劉曄入贊議出則言不可伐及為楊暨所援反以不容責叡又向暨以大魚喻人

主注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於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容出而責暨云云憸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魏制三祖之廟目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魏司隸崔林引周官考課注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録其語

遣費禕救漢中來敏詣禕别求共圍棊以試禕注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待勞耳若以

從容圍棊爲足能辦賊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爲不及矣

費禕爲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而不廢接納飲博

注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久為記載家蹈襲套語禕雖才優於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高豈可為法

費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郭循刺禕殺之目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或且因以建功要之駕馭有道耳禕之於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為將而沈湎於酒以致遭患其失在禕更非岑來可比

姜維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目

禕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恢復也少與

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謂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掌大悅宜其以禕為是耳

吳主亮謀誅孫綝戒衞將軍全尚勿洩尚妻為綝姊以告綝綝遂廢主殺尚目

不密害成亮之所以屬紀也然終以婦人漏泄不密孰甚於此鼠矢燭奸則所謂小事不糊塗耳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綱

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犂牛固不足論姜

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以恢復自命乃俱聞風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鬻國罪不容誅矣

晉太保王祥卒綱

王祥以孝行稱乃為魏太尉而復仕典午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謂何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注

羊祜刈穀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愚弄邊界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饋藥使命頻通不惟身犯外

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機雲皆善屬文目、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國之不恤又豈所以恤抗乎代劉傷手莫甚於此

晉

武帝

吳人以鐵鎖横江注

孫皓衆畔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已昭然鐵

鎖鐵錐安能為守樓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誣江水之中炬如何燃故讀書貴在達理

陶濬請乘大船以戰注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濬稱大船可克敵是所謂恃衆勝寡怯懦之流耳

帝臨軒引見孫皓皓以南方亦設此座待陛下為

對目

孫皓愚闇數語差強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時能為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録

胡質以絹賜子威威問於何得絹注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柄可耳正史風化所關不應有此

詔罷州郡兵綱

呉地甫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多寇警豈得高語銷兵此

武帝志滿淫荒之漸杜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時務

賈充死綱

綱目以揚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充之唱令成濟顯行弑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諡傳為憂乃竟與後負恩輸國之褚淵贊逆皴君之沈約均予書卒南董遺直安在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揚雄死所以賊之書胡僧不空死所

以夷之其說尤為繆戾審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兹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淵約比者悉以書死正書卒之誤庶萬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澌滅用發凡以示館臣而并著其說於此

帝出齊王攸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濟甄德使其妻

公主請留日

齊王固賢然舉國稱之至令公主苦留是何政體晉武

之出攸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惠帝

賈后淫虐裴頠賈模議廢之張華言御於中宫皆

親戚吾曹惟優游卒歲曰

張華優游卒歲之語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禍乃自取耳

張華少子韙因星變勸華遜位曰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爲有目共見華坐昧

先幾以及於禍死當愧其少子然此時即去亦豈能終免哉

東海王越傳檄討張方綱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愈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為留心延納耳非正論也

以庾敳為軍諮祭酒目

時務方殷雖真材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

人安能有濟

懷帝

漢太保劉殷死綱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奚稱定論至七子各與一業六女寵冠後宮以此為善保富貴豈蒞經明哲之義長樂老伎倆實殷有以啟之

愍帝

漢趙染悔不用魯徽言輕出致敗歸先殺徽目

趙染之殺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一轍欲不敗亡得乎

丞相睿出師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目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漕運稽期斬之未為失刑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欺後世

元帝

羣臣勸進王不許周嵩上疏謂宜先雪大恥由是

忤旨注

周嵩以忤旨出收則所謂不許固辭者皆僞耳

南陽王保體肥注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説荒誕不近理葢防風專

車僑如九畝不經好奇自古已然矣

劉弘以妖術惑衆與涼州刺史張實帳下閻涉結

謀遂殺實目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篤論實於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為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夫復誰尤

帝畏惡王敦因裁抑王氏權王導亦漸見疎外目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寧當不知何不聞正言開譬折其逆謀論者尚以疎導為帝咎時事可知矣

王敦反帝令劉隗等避禍百官詣敦戴淵對以體誠者謂之忠周顗則以王旅奔敗引咎目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愞固不足言而隗等竟自奔避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廉恥喪盡終亦無救於死獨周顗侃侃正論足令隗等褫𩲡

王導悔殺周顗注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膈無非曲為身謀而其時逆敦向闕竟靦顏俯仰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必欲藉敦危晉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本懷大畧可覩且觀其後與王含書尤不

辯自明矣庾亮大奸之目故非刻論史官乃稱其任真推分猶得謂直筆耶

明帝

王敦與王導書曰

敦病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絶敦即其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為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為耳

王敦斬郭璞注

璞占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主福善禍淫趨吉避
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敦側而輕蹈危機顯其術數
葢兩失之矣

詔王敦綱紀除名溫嶠疏言宜施寬貸注

王敦非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尊亦惟委蛇其間耳且敦
既為大逆惡黨僅予除名猶為失寬而更欲貸之乎溫
嶠所議特為尊周旋而晉政不綱於是葢無可為已

成帝

蘇峻兵入臺城宫府掠奪一空以王導為有德望

使仍任本官目

褚翜正色呵止峻兵即不敢上殿宫門茍設禁衛何致

任其掠奪縱横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

乃坐視狂悖甚至聽其除拜恬不為怪導之罪尚可逭

乎

温嶠與陶侃討蘇峻嶠貸糧於侃侃欲西歸嶠以

大義止之目

爾時若無溫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則平日所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陶侃卒綱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顧和言禮無偏敬目

爾時相尚清談都無實行惟顧和內外如一卓自樹立

勝於時輩遠矣

蜀處士龔壯欲報父叔仇乃說李壽殺蜀主期注既為處士復仇宜也而權譎誘人為逆以報已恨失正道矣

穆帝

劉惔策桓溫必克蜀注

惔策桓溫克蜀決之於博更慮其將來跋扈信如左劵可謂有卓識

桓温既平蜀朝廷憚之會稽王昱引殷浩以抗温

目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温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羲之協和之説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决之論葢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征討都督褚裒帥師伐趙綱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

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謝萬出鎮遇諸將多矜傲兄謝安慮其不免自隊帥以下無不厚相親託注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笑

哀帝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以為請述

言何讓汝定不及我曰
子請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詫哉

帝奕

王猛伐燕請慕容垂子令為鄉導又詐以垂語紿
令令奔燕垂亦懼出走復為追騎所獲曰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
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孝武帝

秦苻陽王皮周虓謀反事覺皆赦不誅目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寛名而失正義矣

謝安出遊山墅注

謝安賭墅羣誚為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至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綱

觀謝石謝玄憚不敢進之狀則桓冲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玄將蹈僨轅之譏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太子德宗即位綱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飢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器晉恵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下得人者

直庸主耳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

安帝

王恭以反誅臨刑猶謂欲令後世知恭注

恭初以疾惡威脅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

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

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

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孫恩寇會稽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為設備城陷

凝之被殺注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名倡亂矣守宫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劉牢之討孫恩使劉裕覘賊裕墜岸復登獨驅數千人會官軍擊賊大破之目

裕瀕危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之兵何難

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蛾賊乘間遠颺敬宣馭下無紀固無可辭咎然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失之誇矣

王謐親解帝璽綬授桓玄玄敗劉裕以謐舊恩特

保全之注

謐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奸哉

燕王熙遊白鹿山綱

熈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絶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葢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揆事理子輿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綱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於秦亦當請於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葢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綱

仲文晉室舊臣首勸桓元受禪繼復諂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魏故事立嗣先殺其母目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幾何不為實君劉顯等所害不是思而立比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耳

杜慧度與盧循合戰擲雉尾炬焚賊艦目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葢縛爆竹草束於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付書署封至白帝乃開目

千里襲人機事不容敵人早為之備緘書别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熒惑不見綱

緯星伏逆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夸
辭傅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評鑑闡要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八 史部

評鑑闡要卷四

南北朝

宋以徐羨之為司空注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羣相推奬夫羨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賢實可笑亦可畏

魏寇謙之獻圖籙真經於魏主崔浩上書稱頌因立天師道場目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哆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魏奚斤為夏人所擒

奚斤始則堅壘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

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宋鑄四銖錢綱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姧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異揚湯止沸耶甚至鑿新錢用古錢則更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宋謝述請貸張劭死因使其子綜焚所上表注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

得人臣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季抗疏論捄陳說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已出者奚啻霄壤

宋謝靈運以罪見討乃作詩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語曰

靈運直是作反乃以詩文過果有其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為其及禍之由是猶曲為遷就豈春秋正義哉

宋蕭承之以斧椎斷矟擊破楊和注

斧椎斷㹏輒貫數人氐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誇犀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著書家惡道不堪一喙

魏李順使凉受蒙遜金帛隱其驕慢語又言天梯山雪消釋成川崔浩謂其欺誣注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玆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溉灌則至今尚然非盡欺誣也

宋臧皇后以高祖衲衣付會稽公主至是公主子徐湛之被收當死公主持衣入哭且言此我母為汝父所作乃赦湛之注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何為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護符為其子丐死命時尚悍横若此其詒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巷婦嫗嫚駡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宋何尚之以范蔚宗有異志請出之廣州宋主以

妬才信讒為嫌注

怏怏不得志葢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妬才信讒為嫌濡忍不斷卒至芽蘖斧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鑑

宋范蔚宗在獄作詩及臨刑見母無怍色而與妓妾悲涕注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兼是逆子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輩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謬哉

宋主命將出師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又江南白丁

輕進易退注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交戰日時必待中詔實乖制勝之道而將帥遲迴覬望轉得藉以為口實欲以集事難矣

宋王元謨退敗沈慶之止蕭斌勿斬之宋主問故

慶之對以諸將懼罪自歸誅之恐皆逃散目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强盡力不得已而敗雖

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即應斬之以徇於衆

豈可以衆人懼罪聊為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綱

石隱巖棲處士虗聲之為耳既為大臣致仕後豈宜徇

名高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熱

中進退無據宜袁淑譏之

宋赦劭濬不誅綱

履霜堅氷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

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容是直自釀簒弑耳豈特

坐昧先幾真是貽誚千古

宋劭以何尚之爲司空綱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爲尤甚直

非人類耳

宋袁淑沮劭逆謀注

袁淑一聞劭言始則諷以疾動力叱羣邪繼則明以禍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凜然大義不愧純臣然使彼時即舉發其事或當不致決裂乃猶豫不決終夜繞牀欲何為哉幸以身殉不然南史之誅不能逃矣

宋子業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注

慶之老臣而甘於狎昵甚至與公主同載無恥極矣且其始猶諂何尚之後乃屢罷屢出垂老賜藥蓋亦有所

自取耳

宋主殺其弟休若綱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問矣以致簒敚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足為自戕本根者炯戒

魏太子宏受禪悲泣不自勝注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辦不問可知其僞

魏上皇勤於為治尤重刑獄注

前稱魏主好浮屠黄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上皇矣兹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為信史

魏主宏事馮太后能承顔順志注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弑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是為至孝剌謬甚矣

齊主問為政於劉瓛對以宜戒宋氏前車之失於

是命羣臣各言得失曰

晉宋及齊並以篡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固反經齊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俱可失笑

齊主性清儉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黄金與

土同價注

篡弑之賊為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詔郡縣官遷代以小滿為限綱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苟其貪詐闒茸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齊太子出東田觀穫范雲言宜知稼穡艱難注

范雲覩穫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蕭衍西邸舊交竟致與謀簒逆晚節有虧則平日所為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魏旱饑韓麒麟請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又

命出御府衣服珍寶弓矢刀鈴班賚注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曽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為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感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怨者將益衆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服御

珍器或可濟凍餒弓矢刀鈐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耳

魏高祐言宋均猛虎渡河卓茂蝗不入境目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虎渡蝗避即非夸誕亦奚足稱舉

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牛埭稅格日可

增倍目

饑地不亟賑民豐壤則籌增課是真幸災榷利南朝政

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齊紀僧真請為士大夫曰

僧真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斅謝瀹斅顧左右命移牀遠客爾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魏主謁永固陵毀瘠尤甚穆亮言風旱為災乃過哀之咎目并注

孝文忘父讐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後漢

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齊豫章王嶷第庫無見錢目

前云齋庫失火評直三千餘萬繼云第庫無見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魏主重齊使李元凱言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慙注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偽之習宜元凱正言諷刺之

其慙實自取耳

齊太子長懋素惡西昌侯鸞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注

鸞曾維持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挾仇其後誅鋤宗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見小矣

齊蕭鸞弑齊主謝瀹與客棊竟局還卧江斆入朝託藥發而去注

瀹斆素負盛名既至倉皇聞變一則對客圍棊一則託

言藥發身為大臣置國事於膜外南朝士大夫之習害入深矣或尚以此為高真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齊崔慶遠對魏主言齊主應立注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正慶遠雖欲為其主掩飾豈能奪理適足形其詞遁魏主大笑行賜復何謂哉

魏改姓元氏綱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

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

魏主重門族注

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轍不德孰甚焉

齊主躬親細務鍾嶸言天子唯恭已南面注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魏變衣冠目

夏收殷冔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魏元禧遣奴就于烈求羽林虎賁烈厲色拒之目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戚縱横不能救遏初終異若霄壤葢利無可圖則捨身徇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齊張稷等弒寶卷令百僚署牋迎蕭衍王志取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目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按葉偽悶適見其貪生取巧耳此與晏嬰之盟崔氏同一窠臼非真剛正也

梁主弒巴陵王顏見遠不食而卒目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梁置謗木肺石函綱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鶩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

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於此者乎

梁吉翂請代父死綱

吉翂力卻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翂請代乎然嘵嘵詰闕究非正道向因緹縈事嘗以虞舜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梁大有年綱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家

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耶

梁主命草封禪儀許懋引古經議止且并注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説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遑辨而害於理豈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為之主乎

梁沈約夢齊和帝劒斷其舌乃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曰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

赤章奏辨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為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為乎

梁臨川王宏以罪免官尋復其位又梁主疑宏家藏鎧仗往視悉貯錢大悅目并注

既知愛宏為私情免宏為正法則當洛口逃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姑以不死貸之可矣何待妾弟殺人始為免官且旋免旋復幾同兒戲乎至屋積金錢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黷亦甚矣乃未聞一言責讓而曰生計

大可是其本心止慮其奪位耳無其事則一切不問甲
鄙情態不堪一喙以是為友愛可乎
柔然伏跋可汗信巫地萬言其子在天上遂納為
可賀敦尋為國人所殺注
少翁帷帳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
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致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
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譖殺之昏狂顛倒適足以殺其
軀而已可賀敦為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

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柔然阿那瓌犯魏邊魏遣元孚往撫以被留辱命抵罪復遣李崇等擊之不及而還目并注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歸國負心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撫被拘而還則罪以辱君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擒逡巡而返反置不問魏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得不日衰耶

魏崔延伯敗莫折天生因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

塞隴道目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探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採掠致賊得伺隙繕完則軍令何在且昧日中必熭之義矣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名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因悔過求還

注

教化之原固在躬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歴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陳者一一以此為化導將不勝其敝且勞矣史家縁飾之筆豈可盡信哉

魏爾朱榮以精騎七千討葛榮令軍士袖棒棒賊

遂破擒之注

以號稱百萬之衆七千騎鼓勇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緦緦

亟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刺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魏爾朱天光拔万俟醜奴大栅所得俘囚悉縱之

諸栅皆降目

侯淵討韓樓縱虜人五千入城而幽州下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栅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為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魏邢卲作赦文叙魏敬宗枉殺爾朱榮狀曰

邢卲叙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文出為之紙貴者正虚車之飾耳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綱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於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於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梁立太子母弟綱周宏正奏記請效目夷子臧之節尋梁主因人言不息封統子歡譽詧等皆大郡

目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於理未為不順而朝野嘵嘵屬意統子宏正奏記簡文執魚臧已事為例徒高遜讓之名而不顧禰祖之柔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武因劉三吾一言令太孫主器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迂儒誤人家國太宰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統子以慰

衆心是誠何爲者耶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既而復之綱

智通舉劾不愧能於其職藐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暫免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構禍相尋其罔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魏高歡討爾朱兆綱

爾朱逆惡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彛狐貪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作佳

傳事雖莫須有然千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東魏高澄通歡妾歡幽之婁妃亦不得見司馬子如見歡解之因使更鞫盡反其辭注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務以俊乂為誇注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俊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苟延歲月遇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梁何敬容為詹事與人論太子祖尚元虛之失及是坐為妾弟書屬領軍免官目

敬容旣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而又為妾弟私屬其人尚足齒哉

金山狀如兜鍪注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為號云云今按兜鍪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未會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剽竊失真者多矣

梁主疏簡刑法又持佛戒每宥重罪由是王侯益

横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其自取耳然實不可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實私意顧以多行慈愛為積巳

之福馴致白晝殺人暮夜剽掠其爲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梁主捨岳陽王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内常愧之詧兄弟亦内懷不平目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内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爭據陵夷以至於亡貽謀之道可不慎歟

梁湘東王繹聞廬陵王續卒喜躍屧破目

兄死不哀喜躍破屧臺城被圍遲徊不進即後之刻擅

肖像亦不過為收人心之計耳天道神明其可欺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理固有之事亦宜然

東魏高澄詐為高歡書名侯景景嘗與歡約書背加微點及得書無點遂辭不至注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為籌堪敵之人豈有書背微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梁主夢中原牧守來降因納侯景注

叔孫豹以夢啟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异之慫慂而後成亂階諺所云痴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梁荀濟逃奔東魏因謀誅高澄為所殺注

荀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天裂於西北光出如電聲若雷目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稱

刧運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葢祖女媧煉石補天之竒說遇雹雷之變史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雹若雷耳

梁侯景偽表求和梁主許之既盟而圍不解目犯闕許和勑止援軍是延賊入門又自絶其外救也梁武瞶瞶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䰟者耳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取士新舊參舉門閥不遺

目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延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循名責實參舉折衷推美辛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侈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梁主與書許其專制一方目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瘞勑樊猛又何為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梁主將還建康卒從胡僧祐等議留江陵目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懔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卒如此

齊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褒貶目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

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舉按曲筆肆穢其遭發冢棄骨不亦宜乎然收猶有人心者能自言之其似收之為而不肯自言者視收又甚矣

魏兵伐梁且至王琛馳報境上怗然曰魏師悉鋭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黄輩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書方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齊主委任和士開高叡請出之於外士開賂婁定遠得復留叡論執被殺目

八貴横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隳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陳歐陽紇召馮僕同反僕母洗夫人發兵拒境紇敗僕以母功封侯目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錫之通逗侯是何賞罰哉

周韋孝寛密為謡言令諜傳之於鄴齊祖珽等因譖斛律光請早圖之目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鄰國得以行反間者亦因薫蕕同器讒説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陳㸃文錦於雲龍門綱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俄周主幸其家給安車駟馬注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葢兩失之

周人築長圍遏吳明徹歸路蕭摩訶請往擊不聽

遂被擒曰

兵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觧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判然明徹胷無成見貌爲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舉直至水淺膠舟束手就縛所謂爲長算遠畧安在雖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隋

文帝

詔定雅樂何妥欲沮鄭譯蘇夔議因奏止用黄鍾

一宫目

十二律旋相為宫乃鍾吕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宫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祗思沮抑譯夔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為悖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目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静為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若此

帝令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太子廣遣人謝吉言當

令我早立吉告以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目并注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

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

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煬帝

牛弘問劉炫周禮士多府史少之故炫答以古人

案不重校文不繁悉注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葢運會使然尚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寛政者徒養奸耳

帝將討高麗往海口造船官吏督役立水中自腰

以下皆生蛆目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

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楊元感反李密說以長驅入薊為上計元感不聽

注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提兵經營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屈突通堅守月餘勢蹙降唐目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靦顔事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刊之論也

大業十四年分注恭帝義寧二年綱并注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葢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

於煬帝之弑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夏四月分注紀年綱并注

是年三月隋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

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巳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巳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李崧王世充皆徐文遠門人文遠見崧崧頓首受教及見世充必先拜注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於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豈真澹於榮利者葢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葢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唐秦王世民伐秦堅壁不出伺薛仁杲糧盡乃誘敗之目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鋭繼以深入赴機前

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畧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兎者正復不外此道

徐世勣以李密舊境降唐目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澳忍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門戶計重竟爾易操非獨廉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已矣

隋唐

竇建德救王世充迫於虎牢之險凌敬說建德悉

兵直趣蒲津注

胡寅以凌敬之策雖善而汾晉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

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

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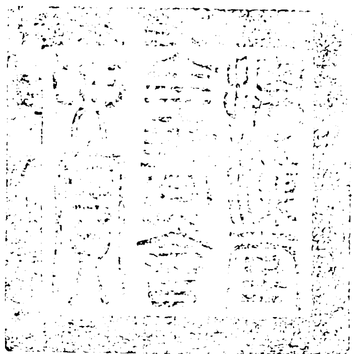
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

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梁主蕭銑帥羣臣出降於唐唐送銑長安斬之日

唐於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杲竇建徳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戮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絶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徳所戕又安知非明以赦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徳歟

評鑑闡要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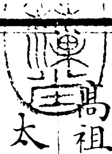
評鑑闡要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評鑑闡要卷五

唐



高祖

太子建成約楊文幹欲害秦王世民事露帝許立

世民為太子目

高祖無阜識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

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倿臣

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司馬光論太宗始欲俟建成先發為羣下所逼遂

至推刃同氣注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

太宗此言姑為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

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

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玄武門之失德雖

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為之諱哉

太子世民責魏徵離間兄弟徵對以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目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月之間者哉

太宗

帝嘗與長孫后議賞罰后辭目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為賢而辭議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

牝雞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有上書言去佞臣者請陽怒試之帝言君自為詐

何以責下注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而萬象自

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

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

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帝與蕭瑀論弓材邪正目

太宗因弓工辯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于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上命簡出宮女前後三千餘人曰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

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上自臂佳鷂望見魏徵來匿懷中注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襍採李延壽劉煒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啟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顔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且徵奏事故久誰則見之詭諫于君前後言于退食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佳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

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辯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長樂公主將出降勑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目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為不及遠矣

帝念文德后築層觀望昭陵魏徵詭言臣以為獻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宜早進諫即秘陵目
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
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
哉
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刺史世襲綱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
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

其端矣

上命刊定氏族志專以今朝品秩為髙下注

當塗以九品衡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舉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針砭膏肓且姓譜既須使天下知衰世舊門不敢與興朝勲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弁冕亦猶周家之薛不先滕書法不以為然失之吹求矣

帝與侍臣論創業守成注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向嘗著論正之茲不復綴

上謂尉遲敬德人言卿反敬德解衣投地出其瘢痍又辭尚主目并注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朝秦暮楚或未可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瘢痍又安能遽爾氷釋是蓋傳聞異

辭至謂辭謝尚主則是借宋弘以傅會其事不待辯而知其妄矣

高昌王麴文泰謂唐去我七千里且有沙磧安能致大軍目

高昌恃其阻遠猶襲匈奴失一年走千狼之說唐兵奮勇深入即見犁庭可知事在人為故非地險之所能限也且彼所謂熱風寒風之沙磧不過戈壁耳今則郵傳遄行且有靈泉之應可知如刀如燒之言仍出于畏怯

者流紀載失實之口耳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目

君人者制節謹度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况太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説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世乃曲解傅會以逞其欲傅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愼始之咎耶

目

党仁弘坐贓當死上將宥之因欲席藁南郊以謝

坐贓法所不宥原功而減死為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為大失何至席藁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於此益彰

太子承乾多不法魏王泰有奪嫡之志上廢承乾并貶泰目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覬覦蓄非一日至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肺肝如揭矣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鬩牆與建成元吉如

出一轍幸未至玄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李世勣有疾上自剪鬚和藥注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䘏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為顧託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据為盛事其說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上疑太子柔弱欲立吳王恪以長孫無忌固爭乃

止注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已子既不審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所謂一無足取卒致高宗立而有武則天之禍唐室幾至於亡無知者或以無忌為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猬㽞之庇猶其過之小者耳

上欲觀起居注褚遂良不可劉洎因言有不善天

下亦皆記之目

居室出言應違決於千里之外鶴鳴聲聞理固不爽太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於易義固未津逮即遂良秘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綮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不虞之譽者有之求全之毀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實政可耳安能嘵嘵日與天下之人辯論是非哉

骨利幹晝長夜短日沒後煑羊胛適熟日已復出

目

今西域安集延拔達克山諸部去中國皆萬有餘里嘗
遣人測量晷度雖北至極長時亦止出寅入戌較内地
所差不過分刻間至其西皆回部連延以訖於海不通
中國亦不知其幾萬里然日自浸於海中亦非日入處
也蓋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譬之居數仞牆下者朝向
東望謂日出於牆其東設有百丈之山將謂日出於山
是豈有一定哉寰海載地故人視之以為日出日入皆
由於海海尚非實而況於地乎骨利斡為鐵勒别部鐵

勒拒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蓰安有自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瀚海在北而其使謂近日出處揆之暘谷經途亦風馬牛不相及蓋是時未有親履其地者惟據伻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冊耳事不徵實無足傳信

上嘗以玉華宮務為儉約然費已巨億計日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費更於何處耶不論理之有無但務辭之奇警比比是矣

帝欲李世勣為太子用先貶為疊州都督曰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事一言致

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高宗

潞王賢名王勃為修撰勃戲為檄周王鬭雞文上

怒斥勃曰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鬭雞作檄知為交搆之漸而

大酺分朋角戲自導以爭鬩之端明於此而闇於彼非

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帝與上官儀謀廢武后左右奔告后后遽自訴因

誣奏殺儀目

密策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尚不能禁而可圖成者高宗羞縮受制庸懦不夫至此又豈特失臣之譏所能蓋其惡哉

帝耕措田命易耒耜琱飾及耕九推乃止目

措田之禮朱紘黛耜自昔已然安得盡仿田間樸陋至

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魵農率先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若由此遞加則三公將起而終畝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上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請推至誠待人上深然之注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說未幾輒復罷之是尚有

延攬實意乎洪髙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讜論史載頗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輩議論故套無實際而尚虛聲安能掩其失德哉

盧承慶考督運失米官因其容色自若由中下遞改注中上目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改注直舞文骫法耳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曉政體者所不取也

遣使分道賑給劉思立言參迎煩擾宜且委州縣

目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未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遣使分道督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參迎妨廢豈州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裴行儉討突厥於糧車伏壯士誘虜躍出擊之及

下營後遽移高岡水果大至諸將驚服注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

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奮擊是誰為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圍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中宗

帝因裴炎不肯官后父怒言我以天下與韋元貞

何不可炎白太后廢帝目

武氏覬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皆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武氏改國號以唐為周目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

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寛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綱目及纂要于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

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岑長倩異議坐誅慶之尋亦因事杖死目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澌滅猶徘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恢於此

亦可見矣

時擢用甚濫舉人沈全交為眯目聖神皇之謡武

氏不罪注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

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

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狄仁傑為來俊臣告反下獄引服武氏召問對言

不承則死於拷掠因得貶目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爲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婁師德教其弟以唾面不拭自乾宜笑受之目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謝目

武氏出梨花示宰相杜景儉以陰陽不時引咎拜

景倫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倫靦顔為相尚何燮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附於方正之操而陰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盜小名為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綱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

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

周狄仁傑從容勸武氏召還廬陵王目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

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柰何

周狄仁傑為婁師德所薦而不知因歎其盛德曰仁傑歎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蔕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

知其所不足亦猶晉說之意也夫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綱

論已著前茲不複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以張柬之同平章事綱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魏元忠元忠感咽涕泗

目

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慼咽時名節掃地蓋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暐等尋為武三思所殺綱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畧易綱目書法

睿宗

李景伯言都督權重宜遣御史以時巡察已而竟

罷都督設按察使目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奸究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僨事非其明驗乎

玄宗

時竇治太平公主黨陸象先密為申理未嘗自言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自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注

姚崇先設十事注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玄宗之不

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玄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内侍者哉

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曰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譏足以盡之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曰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綱

劉友益謂特書予之末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斵雕為樸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判然不侔誠不能掩其情偽矣

以武氏鼎銘頌告中外綱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𤣥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姚崇無居第注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懐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説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吐蕃公主求詩禮春秋于休烈言資之書愈生變

詐裴光庭等言宜使漸陶聲教日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畧而生變詐書生迂闊之論真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上種麥苑中親往芟之日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傴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

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上欲立太子意未決高力士言推長而立遂定目

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以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
逼得乎

詔畿甸開倉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目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
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玄宗之

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茍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玄宗違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目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玄宗於瑤琚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鉗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寬仁之主顧欲除斬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崔昌言不當以魏周隋子孫爲二王後因命求殷

周漢後爲三恪目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卹録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閏位貶之傅會五運嬗代之曲説遐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妄孰甚焉

次于馬嵬楊國忠爲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綱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説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玄

宗且玄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嗾衆刼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玄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其去祿山葢一間耳

太子即位于靈武綱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劒南爲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爲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及每寢常居上前

注

良娣新產爲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直自託於馮媛婕妤之當熊肅宗爲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爲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

他日竊柄宮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綱

是時玄宗未傳位太子豈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爲上皇而即書爲上皇哉故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齎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別之而於玄宗則仍書帝八月後玄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肅宗

李泌辭行軍長史帝言非敢相臣目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堯舜臯夔之正道

房琯效古法用車戰敗於陳濤斜目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上委信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譖殺建寧王倓目

孟子稱德慧術知存乎疢疾肅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疢

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患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房琯罷綱

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揄揚遂有以琯為冤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廣平王復西京固止僕固懷恩追賊及拜葉護馬前請止俘掠目并注

時賊衆潰竄之餘乘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狃於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制況其時西京初復萬衆具瞻即正義直辭喻以功成重賚足償前約而人民土地不得妄有殘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揺尾乞憐若此葢其遇事畏葸中於錮疾者甚深觀其即位以後之設施足見庸懦無為且幷非刻意輕身冀博蚩氓感泣而已也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目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勲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上召郭子儀還朔方士卒請留子儀紿之而去李光弼遂馳入東都代領其軍目

李郭雖並爲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畧無芥蔕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評鑑闡要卷五